

「北宋」  
司马光

编著

夏华等

编译

# 资治通鉴

WAN JUAN  
LOU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窃以先哲经世之书眉，

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  
拓心胸。若能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  
至失坠。——「清」曾国藩

阳，荆，至，成



汲取先贤智慧

铺就成功阶梯

万卷楼国学经典 升级版

〔北宋〕司马光 ○ 编著

夏华等 ○ 编译

# 资治通鉴



© 司马光 夏华等 2016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治通鉴 / (北宋) 司马光编著 ; 夏华等编译.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6.2  
(2016.9重印)

(万卷楼国学经典 : 升级版 / 王禹翰主编 )

ISBN 978-7-5470-3494-1

I. ①资… II. ①司… ②夏… III. ①中国历史 - 古代史 - 编年体②《资治通鉴》 -  
译文 IV. ①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3115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字 数：470千字

印 张：23.5

出版时间：2016年2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9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赵新楠

封面设计：范 娇

版式设计：范 娇

责任校对：耿春明

书 号：978-7-5470-3494-1

定 价：29.8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 真：024-23288256

E-mail：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http://t.qq.com/wjcbgs>

网 址：<http://www.chinavpc.com>

---

常年法律顾问：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024-23284452

# 出版说明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古人“修身”的两条基本途径，晋代著名史学家陈寿给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万卷楼”。此后，历代以“万卷楼”命名的书斋，由宋至清有数十家，宋代有方略、石待旦等；元代有陈杰、汪惟正等；明代有项笃寿、杨仪、范钦等；清代有孙承泽、黄彭年等。可见，“读万卷书”的理想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当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读“万卷书”不仅是古人的理想，当我们懂得了读书的意义，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强烈的“博览群书”的愿望。然而，人类历史悠久，书籍多如汪洋大海，时代发展到今天，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更使得人类的精神领域空前丰富，获取信息与知识的途径不断增加。“万卷书”早已不再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如何从这“万卷”之中，找到最值得细细品读的作品，已经成为人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爱因斯坦曾说过：“在阅读的书中找出可以把自己引到深处的东西，把其他一切统统抛掉。”这正是在阐述读书时选择的重要性。而他所说的把我们“引到深处的”东西无疑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深度阅读的作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典作品。

卡尔维诺对经典作出的定义之一是：经典就是我们正在重读的。的确，在对经典作品反反复复的品味中，人们思想得到了升华，从浅薄走向思考最后走到通达。我们都曾有这样的感触，面对海量的书籍和信息，一方面人们在向着功利性浅阅读大张其道，另一方面，我们的精神深处又在不断地呼唤能够滋养自己内心的深度阅读。因此，经典的价值不仅没有因为浅阅读时代的到来而有所损失，反而更显示出其珍贵来。

在惜字如金的中国传统典籍当中，从来不乏这种需要反复品味的经典。从先秦诸子到历代的经史子集，这些经典为一代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滋养，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建立了基础。我们把这种包蕴中国文化的学问称为国学。国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它包含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语言、音韵等在内的一系列内容。

包罗万象的国学经典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教育。阅读国学经典，也就是在与我们的“先圣先贤”对话和交流，一步步地楔进我们的历史和传统。这个过程可以让我们领会先贤的旨趣，把握他们的神髓，形成恢宏的历史意识，可以让我们通晓文义、熟习经史、学问通彻，让我们成为博学之士。另一方面，国学经典所代表的传统学问，更是具有极为厚重的伦理色彩。阅读国学经典的过程，不仅是增进知识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熏陶气质、改善性情、提高涵养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着行谊谨厚、品行端方、敦品厉行的谦谦君子。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学早已不再是人们追求事功的唯一法典，我们也不赞成对国学的功能无限夸大。但毫无疑问，阅读国学经典，必能促进我们对真、善、美的崇敬之心，唤起我们对伟大、深邃、美丽事物的敏感和惊奇，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先贤们在探寻知识过程中思考的重大课题

和运用的基本原则。这些作品体现着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如《周易》所阐述的“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论语》所强调的“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诗经》所培养的温柔敦厚的情感，《道德经》所闪耀的思辨智慧，等等，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范式。品读先贤留下的经典，恰如与他们进行一次次心灵的直接触碰，进而去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心，见贤思齐，激浊扬清。

正是基于对国学经典的这种认识，我们精选了这套《万卷楼国学经典》系列丛书，以期引导着步履匆匆的现代人走近国学经典、了解国学经典。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体现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最具代表性。在选目中，我们注重于最经典、最根源的作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那些最具影响力，最应该知道的作品提交给读者。四书、五经、先秦诸子、唐诗宋词等这些具有符号意义的作品无疑是最应该为我们所熟知的，因此，我们首先推出的30种作品都是这些经典中的经典。

其次，我们希望能够做出好读的经典。在面对国学作品时，佶屈的文言和生僻的字词常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所以，我们试图用简洁易懂的形式呈现经典，使普通读者可随时随地以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速度来进入阅读。因此，我们为原著精心添加了大量的注音、注释和译文，使读者能够真正地“无障碍阅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部分作品做了一些删减，将那些专业研究者更关注的内容略去，让普通读者能够更快地了解经典概况。作为一名普通读者，也许你会常常感慨，以前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读更多的经典，如今没有机会或能力来细读，但实际上，读经典什么时间开始都不算晚，“万卷楼”就是一个极好的途径。重读或是初读这些经典，一样可以塑造我们未来的生活。

第三，我们希望呈现一套富有美感的读物。对于经典而言，内容的意义永远排在第一位，但同时，我们也希望有精彩的形式与内容相匹配，因而，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选取了大量的古代优秀版画作为本书的插图，对图片的说明也做了精心设计，此外，图书的编排、版式等细节设计都凝聚了我们大量的思索。我们希望这套经典不只是精神的食粮，拥有文本意义上的价值，更能带来无限美感，成为诗意的渊薮。

“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卡尔唯诺经典的评论让人击节叹赏，我们也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彰显经典的价值，使读者在细细品读中真正融化经典，真正做到“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同时，经典，又是可以被享受的。当我们走进经典之时，不能只作为被动的接受者，也可用个人自我的方式进入经典，做精神的逍遥之游，对经典作贴近个体生命的诠释和阅读，在现实社会之上营造自由的人生意境和精神家园，获取一种诗意盎然的人生。





## 内容概要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全书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辍。

由于原著卷帙浩繁，本书在原著的基础上做了精选，并进行了深入的加工，流畅简洁、准确明了的译文使读者对经典历史事件有更深入的理解。此外，本书还为生僻字做了反复注音，帮助读者实现无障碍阅读。

# 目 录



周纪一	○○一
周纪二	○一八
周纪五	○二五
秦纪一	○四〇
秦纪二	○四三
秦纪三	○六二
汉纪一	○七六
汉纪二	○九四
汉纪三	一〇七
汉纪六	一二六
汉纪七	一四四
汉纪九	一五八
汉纪十五	一七三
汉纪三十二	一七七
汉纪五十五	二一一

魏纪七	二三七
晋纪二	二四五
晋纪三	二四九
晋纪四	二六四
晋纪五	二七〇
宋纪五	二七六
齐纪二	二七八
齐纪六	二八〇
梁纪九	二八五
陈纪十	二九〇
隋纪一	二九四
隋纪七	三〇三
隋纪八	三一二
唐纪七	三一五
唐纪十五	三二六
唐纪十六	三二九
唐纪二十三	三三二
唐纪二十六	三三六
唐纪三十	三四〇
唐纪三十一	三四三
唐纪三十三	三四七
后周纪二	三六〇



# 周纪一

原文

威烈王 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〇三年）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



●孔子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维护等级制度，三家分晋属于僭越名分，是不符合礼制的，所以司马光对此持批评意见。

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译文

威烈王 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〇三年）

司马光说：我知道天子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礼教是什么？就是法纪。区分地位是什么？就是君、臣有别。名分是什么？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四海之广，人民之众，都受制于一人。即使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奔走服务，难道这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与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役使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支配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保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互相卫护，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加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把《乾》《坤》作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下来了。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了。”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



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但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桀、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又遇上汤、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的对手，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就只能是做臣子的恪守臣节，至死不渝了。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使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但是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礼教大节不可因此破坏的缘故。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的高下之分。

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则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则不能体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礼教又如何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唯独名位和器物不能借给别人，这是君王职权的象征；政治失误，国家也就会随之而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正名，认为名不正则百姓无所适从。马饰，为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先从它做起，原因在于名、器一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起于微小产生而逐渐发展壮大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并及时予以处理；一般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壮大才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救治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全力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走在霜上就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说的就是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高下最重要的就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 原 文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

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bèi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译 文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纲纪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一心征讨，士大夫擅自为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大概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还能守定名分的缘故。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不答应，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叔父您所反对的。如果不是这样，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求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不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历经几百年，仍是天下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至于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其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但都终究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干犯名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三晋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他们，反而加封赐爵，使其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也不能再守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纪到此丧失殆尽！

有人认为当时周室已经衰弱，而三晋力量强盛，虽然周王不想承认他们，但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三晋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请求周天子批准，自立为君。如果不向天子请封而



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义征讨他们。现在三晋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之命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讨伐他们呢！所以三晋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三晋破坏了礼教，而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哇！

### 原 文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sup>xù</sup>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sup>xù</sup>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

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 译文

当初，晋国的智宣子想以智瑶为继承人。智果说：“他不如智宵。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只有一项短处。长着好看的鬓角，身材高大而强壮，精于骑射，才艺双全，能写善辩，坚毅果敢。虽然如此但很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行不仁不义之事，谁能和他相处？如果真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智宣子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立为辅氏。

赵国大夫赵简子之子，长子叫伯鲁，幼子叫无恤。赵简子想立继承人，但不知立谁，于是把他的日常训诫言词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嘱咐说：“好好记住！”三年之后，赵简子问两个儿子，大儿子伯鲁不能说出竹简上的话；再问他的竹简，已丢失了。又问小儿子无恤，竟能背诵竹简上的训词；追问竹简，他便从袖子中取出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贤德，便立他为继承人。

赵简子派尹铎去晋阳，临行前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去搜刮财富呢，还是谋求保障之地？”赵简子说：“谋求保障。”尹铎便少算居民户数，减轻赋税。赵简子对儿子无恤说：“一旦晋国发生危难，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千万把那里作为归宿。”

到智宣子去世，智襄子智瑶当政，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宴饮，席间智瑶戏弄韩康子，又侮辱他的家相段规。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就告诫说：“主公若不



提防招来灾祸，灾祸就一定会来啊！”智瑶说：“人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谁还敢为祸！”智国回答说：“不是这样。《夏书》中说：‘一个人一再犯错误，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君子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侮辱人家的君臣，又不戒备，还说不敢制造灾祸之类。恐怕不对吧。蚊子、蚂蚁、蜂子、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智瑶不听。

智瑶向韩康子请求封地，韩康子想不给。段规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就会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得到地更加狂妄，一定会再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对人动武，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去使臣，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想不给。家相任章问：“为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其他大夫一定畏惧；我们给智瑶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用团结之兵对付狂妄轻敌之人，智家的命数一定不长了。《周书》说：‘要打败敌人，一定要姑且听从他；要夺取敌人的利益，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让他骄傲自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而图谋智氏家族，我们又何必单独又做智瑶的靶子呢！”魏桓子说：“对。”也交给智瑶一个有万户的封地。

智瑶又向赵襄子要蔡和皋狼两个地方。赵襄子不给。智瑶勃然大怒，率领韩、魏两家甲兵去攻打赵家。赵襄子准备出逃。问：“我到哪里去呢？”随从说：“长子的城最近，而且城墙坚固完整。”赵襄子说：“百姓精疲力竭地修完城墙，又要他们拼死为我守城，谁能和我同心！”随从又说：“邯郸城里仓库充实。”赵襄子说：“搜刮民脂民膏才使仓库充实，现在又因战争使他们丧命，谁会和我同心！还是投奔晋阳吧，那是先主属地，尹铎宽待百姓，人民一定能同我们同舟共济。”于是逃往晋阳。

### 原 文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疵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疵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



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缔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缔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缔疵请使于齐。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